

有意义的工作

肖遥

Mark教授这学期的课程《建筑美学》有两个研究生在上。平时线下的课，师生聊得天马行空，都脑洞大开，收获满满。今年因疫情只能上网课。Mark教授使用了家里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用手机在工作群里回复，用电脑上课，同时用IPAD和投影仪放PPT。为了应付督查和量化考核，他填了无数表格，还需要在临时生成的云平台上填写信息：在哪上，如何上，谁上谁听，课题概况，然后再把表格和信息分别发给研究生秘书、学院秘书、教学秘书，以及几个督导……他吐槽说这节云上的课，倒像是在龙卷风里上的，师生都战战兢兢筋疲力竭。

令Mark教授苦恼的是，传道受业解惑是有意义的，但为啥附加了那么多无意义的工作？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世纪30年代曾经预言，到20世纪末，高水准的机器自动化将取代大部分毫无价值的工作，人们一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从而拥有更多自由时间去寻找人生乐趣，追逐生活的梦想。然而，现实发展却与经济家的预言大相径庭，一项项技术集结起来，却变着法儿使得我们所有人更忙碌了。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柏的书《无意义的工作》里举了很多无意义工作的例子，比如奈杰尔的工作，他需要扫描几十万张会员卡积分卡的申请表，在“无聊到出神”的工作中，他简直要祈求神灵，希望下一份申请表里有个错误，这项工作无人不在乎，也完全无用，让他觉得好像在参加一场个人耐力赛，一场为了比比谁更能忍受无聊而举办的竞赛。罗伯特的的工作是手动给成千上万份文件重新加标签分类，会编程的他把这个事情自动化，节省下来很多时间，但他不得不装作忙碌……他觉得自己这个岗位的主要功能就是坐在椅子上，使得办公室像个办公室的样子。这种无意义产生的精神内耗，就像韩剧《我的解放日志》里的社畜廉昌熙的台词：“每次萌生离职念头时，我都告诉自己至少要撑过暑假，既然如此，那就中秋假后再说，然后我又想，这样到了年底会很凄凉，春天也还算还可以忍受。最后就这样度过了一年四季。”

沈大成的小说《花园单位》里有一个人物：很多职场人身边都有这样的一位同事，“长得唯唯诺诺，喜欢点头”。他在工作的时候喜欢溜出去长时间散步，回来时心情好转，乐观开朗几个小时，随即又消沉下去，人们找不到他，就去单位门口的花园里找他，但他越来越难被找到了，同事看见他的影子闪现在小径上，树木背后，拿着文件喊他的名字，他不理。得派出腿脚快，心思机灵的人去堵截才能成功。这个一走进花园就变身叛逆老员工的同事，回到办公室，又变回那个有求必应的老好人。小说里的这位面目模糊的“同事”常年进行着严重的精神内耗，散步是他的麻醉剂，曾提供给他短暂的快乐，最终，“同事”将自己困在了花园里，变成了一棵树，每天发出无趣的、关于工作的呓语。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提出一种理论：世界上最残酷的折磨便是强迫人无休止地做一件毫无意义甚至荒谬的工作。电影《最后的城堡》里典狱长折磨犯人的方式是，把一堆石头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再马上搬回来。1901年，德国心理学家卡尔·格魯斯有个观点，婴儿在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对这个世界产生可预测的影响时，会表现得异常开心，比如婴儿随即动一下胳膊，铅笔就动了，小婴儿会重复这个动作，每次看到铅笔动，他就很雀跃。这简单的发现背后有个强大的隐喻：按照自己可预测的方式对世界和他人产生影响是人的本能。相反，一旦被剥夺这种拥有力量的感觉，人类就什么也不是了。

识别一项工作是否有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在《小王子》的故事里，一个星球上有个商人，他天天忙于收集星星并把它们存在银行里，小王子却认为收集星星这件事全无用处，也毫无意义，小王子对意义的理解是“我有一朵花，我每天都给她浇水。我有三座火山，我每星期都给它们通一次火山口，连死火山也不放过。谁知道死火山会不会再变活呢。我拥有花和火山，我这样做对我的花有好处，对我的火山也有好处。可你对星星并没有好处……”前面提及的奈杰尔，他辞掉了期待错误就像期盼神迹一样无聊的工作，去做了一名水管工。我的理解是一项工作能够自我实现和与他人建立温暖链接，那就挺有意义的，比如治病救人的医生，或幼儿园老师，和各种可爱的孩子互动，抱抱那些哭泣的孩子，哄哄他们，看到他们绽放出花朵样的笑颜。



白色花朵 何红 摄

天柱日出

梁毅

几盏亮晶晶的小灯笼挂在头顶上，似乎伸根竹竿就能碰得到。当然，这是错觉，是在海拔一千四百米的山峰上所产生的的一种错觉。星星，不会离我们如此之近的。山峰，也不会离天空如此之近的。一切，都将渐渐隐去——星星、云海、松涛、长风……

我静静地立于山之巅，凝眸东方，怀着朝圣者一般的虔诚，等候那个伟大而又火热的生命。

东方，一片苍茫，一片乳色，一片沉寂。

一路沉重的喘息陪伴着我们来到大山的“神秘谷”。途中向导朋友的那两句精彩的对联使我玩味不已——

怀宁猛虎，桐城不入潜山去
枞阳白鹭，太湖无鱼望江飞

一句对联，串了安庆地区的六个地名，颇有点趣味，颇有点学问。穿过了令人惊羡不已的“神秘谷”，便在山庄过夜了。夜间披衣坐起，兴奋的谛听大山深处的狼嚎，欧——，很是与舞台上演员摹仿的声音相似。而后，床上几次辗转翻身，便踩着黑沉沉的夜幕，高一脚低一脚地攀上这山峰，静静地，候着日出。

东方，一片苍茫，一片乳色，一片沉寂。

云层很奇特，象一把巨大的扇子在空中由东向西铺开。巨扇浮在空中，一动也不动。而那扇柄，就在日出的地方，似乎被太阳执掌着，随心舒卷。我有些担心云层太厚，因为云层厚了就看不到壮丽的日出。这一生中少有的几次攀大山的机会，都没有看到日出。这一次，又是白来了么？

渐渐地，东方现出了胭脂红。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濡染云层一片。远远近近，天色变亮，曙气四溢。围聚在四周山峰和小亭子上的人群开始躁动起来，兴奋起来，手中各种式样的相机也不约而同地瞄准了东方。

太阳出来啦，但出得有些使人失望。它只是懒洋洋地、漫不经心地露出了小半个脸，然后，便停在凝厚的云层中一动不动了。不见金光万丈，不见光芒夺目，不见灿烂辉煌。此时，我不禁想起一个词：日牙。由于云层太浓太重，云层中的太阳只能是一弯日牙儿。一弯能同夜晚的银色月牙相媲美的红色日牙儿。象一瓣鲜红的桔子，柔和，不刺眼。这种自然界的美景，也是平常难得见到的。

观看日出的人叽叽喳喳地议论一会儿，终被失望的情绪所笼罩，又候了片刻，便三五成群地打道回府。山峰和亭子边，只剩下我们寥寥几个人。

起风了，一阵强似一阵，从峰峦上掠过。云涌了，一团紧追一团，在天空中翻滚。

日出，便不过如此么？！

就在这一刹那间，东方突然改变了模样！

几道强光从云层里迸射出来，太阳轻轻一挣，似乎挣脱了浓云的羁绊，高高地跃居于云海之上，光华万道，夺人眼目。东方象一幅巨大的彩色屏幕，迅速变幻着各种无声的画面：巨扇型的云层不复存在了，原先那扇柄处，太阳四周的云层象被烧沸了的开水，在急速地挤压、碰撞、翻滚、燃烧……云层的色彩也在急剧变化，由深褐色变为胭脂红，由胭脂红变成金黄，由金黄变成白亮——最后定格成白白的、淡淡的永恒。这一切，都是在极短的瞬间完成的。几乎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汇来描述这场变化。它使人想到炼钢厂钢水飞泻出炉时的气势；使人联想到草原上万马狂奔的威风；使人联想到轻骑闯怒海时的呼啸；使人联想到万炮轰鸣大地时的震颤。

下山时，我在想：天柱山的主峰是藏得较深的，一般看不见，是座“潜山”。只有历经一番艰苦，攀上大山头才能见着。这天柱山的日出呢，竟然也像天柱山的主峰一样，出得神秘兮兮的。

